

张爱玲独特的女性视角

□曹晨光 王丽滨 [山西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晋中 030600]

[摘要] 从张爱玲独特的女性视角分析,与同时期的男性作家对比,阐述张爱玲对城市文明情有独钟。她的小说致力于女性的奴性意识和人性的挖掘,感叹女性命运的苍凉;与同时期同为畅销小说家赵树理对比,她的小说受身世影响,是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雅俗共赏。

[关键词] 女性;苍凉;城市文明;雅俗共赏

[中图分类号] I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3)04-0078-04

张爱玲作为女作家,她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异数”,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成为“市民文化的明星”,蜚声上海文坛。20世纪80年代又再一次风靡大陆,探究其原因,张爱玲有其独到之处,她以独特的女性的视角诠释人生。

一、作为都市女性,对城市文明的情有独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少有的对都市文化情有独钟的作家,与她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大多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批判。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上海沦陷,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对新文学排斥,以描写“食色”作品的她有了展示的舞台。这个天才女子把目光对准上海,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城市感和城市意识的人。

(一) 同期作家热爱乡土文学,少有涉及都市文明

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派和以沈从文为代表乡土抒情派,倾心表现乡土文学,对城市文学少有涉及。鲁迅的乡土小说多表现落后面、阴暗面、愚昧面,显示出漫画的倾向。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笔下的城乡呈现鲜明的二元对立模式,眷恋和赞美乡村,厌倦和批判城市,一再以都市里的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对故乡纯朴、自然的风俗人情作理想化的描绘,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特别是揭露拜金主义对人性的扭曲。

(二) 同期作家虽写市民文学,但厌倦和批判都市文明

茅盾第一次提出了“都市文学”的概念,并强

调“弹奏着‘五四’基调的,不能不首先在都市。”^{[1]33}作品多取材于都市人生,如《蚀》、《子夜》……即使是乡村生活为题材,从中感受到的也是浓重的都市气息,表现都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巨大影响。茅盾在小说领域建立了全新的“社会剖析小说”模式,表现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处于急剧变动中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对都市文明的一种批判。

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他们以擅长描写北方市民社会著称,称为“市民文学”的大师,他最擅长描写的人物,骨子里仍然是农民的老派市民,他反感于一味追逐新式生活的新派市民,表明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三) 张爱玲对都市女性的描写一往情深

上海在当时是东方的“巴黎”,是中国最商业化和市民化的城市,张爱玲的小说融入了都市文化,她以旧上海为背景,创作了《金锁记》、《十八春》、《红玫瑰与白玫瑰》、《封锁》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描写了那个时代上海市民的生活面貌和生活状态,以及隐藏其背后的人性世态,尤其是上海女人崇尚时尚,小资情调的特质,是当时只有上海女性市民才有的。这些和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族,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热爱城市,本身是一位拜金主义者有关,她在《童言无忌》中毫不避讳地宣称“我喜欢钱”^{[2]185}。她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宣称“我喜欢上海人”,她明白“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她在创作《传奇》说:“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2]135}

如果说鲁迅偏爱鲁镇,沈从文偏爱湘西,老舍

[收稿日期] 2012-10-29

[作者简介] 曹晨光(1968-)男,硕士,副教授,山西晋中职业技术学院系主任;王丽滨(1972-)女,山西晋中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偏爱北京,那么张爱玲偏爱上海,张爱玲与上海可以说休戚相关,她对城市文明情有独钟。

二、旧时代新女性,苍凉人性的哀歌

(一)部分男性作家对女性悲剧刻画倾向于外在的社会原因

文学即人学,文学功能一直致力于对人性的形象化描绘与表现,致力于对人性的深入挖掘。

沈从文以中国现代作家的身份明确提出“美在生命”,他从人性的角度,用一种乡下人的立场来衡量生命力的强与弱,批判道德观念的美与丑。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透视都市生活,在他笔下的女子散发着人性之美,较少涉及现代都市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抨击都市人性的异化。

茅盾说过:“他的作品女性虽然很多,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两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一类型;慧女士、孙舞阳属于同一类型。”前者代表中国传统的东方女性,后者是受着欧风美雨浸染的新女性,她们反对克己的清教徒生活,崇尚享乐,追求刺激,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强悍而泼辣的个性,她们本来不是革命者,但“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1]35}

鲁迅是“活画国人的巨匠”,他致力于对国民性的关注,试图改造国民性,他的思考分为三个层面: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他对他笔下塑造的女子采取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然而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部分男性作家,处于男性的视角观察和描写女性,女性的形象有些是概念化,缺乏内心细腻的描绘和人性的根本挖掘。左翼有些作家往往是“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不幸的药方,最终不外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可在战争中流血牺牲的还是老百姓,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往往深受其害。

“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张爱玲认为有些男人梦想兼济天下,有些女人则独善其身。她认为:“真的革命与革命战争,在情调上应该和恋爱是近亲。”她看到的是人心的黑暗和不可救药,她认为人性不可以改变。这也是区别了她与其他左翼作家的不同。王德威说:“在宣传文学狂飙的年代里,张爱玲反其道而行,她摈弃了忠奸立判的道德主义,专事‘张望’周遭‘不彻底’的善恶风景。她从浮华颓废的情爱游戏里,

看到人间男女素朴原始的挣扎与渴望,她从庸儒猥琐的市井人生中,找寻闪烁不定的道德启悟契机。”^[1]

(二)张爱玲对女性内在的奴性意识和人性的异化描写

1. 奴性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除曹七巧外,大多是生活在新旧时代夹缝里的没落淑女或竭力往上爬的小市民。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生存的艰难威胁着她们,没有哪一种职业比结婚更好。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命运逃不脱两种轨迹:一是由妾为寡,二是由良而娼。

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说道:“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人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人们虽然熟知历史刻划得如此苍凉到令人惊恐,原来卑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2]64}

在张爱玲小说中有一种苍凉的美感,“苍凉”是一种超越是非价值判断的对人的存在境况的总体描述及评价。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展示人精神上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

2. 人性的异化

有人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她所描写的女性心理多为残疾心理,是一种病态的特征,间接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她在文章中提到毛姆、威尔斯、赫胥黎等小说家、剧作家,这些作家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强调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张爱玲和他们有相似之处。张爱玲早期小说对人的潜意识、恋父情结、欲望的压抑和升华进行了力透纸背的刻画和深入的挖掘。

在《金锁记》中,人物的情欲燃烧到可以点着火的程度,情欲得不到满足导致七巧对金钱的疯狂追求。鸳鸯蝴蝶派认为悲剧的原因往往是偶然的巧合,而不是人性的必然结果。张爱玲认为人逃脱不了情欲的支配,以非理性来解释人物的失败与挫折,这是她与鸳鸯蝴蝶派区别开的原因^{[4]64}。

《色·戒》中王佳芝作为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陶醉于自己扮演的间谍角色,稀里糊涂地失去了童贞,失去了生命。在珠宝店,女人的虚荣心暴露无遗,居然还想着粉红钻戒有价无市,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甚至以为易先生是爱她的,组织的计划从

而功亏一篑。只有女人,才会把女性的人性缺陷写得如此细致入微冰凉彻骨。

《心经》讲的是一个女孩的恋父情结,是一篇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小说,绫卿说起她的母亲和嫂嫂,“都是好人,但是她们是寡妇,没有人,没有钱,又没受过教育。我呢,至少有个前途。她们恨我哪,虽然她们并不知道。”许小寒为了阻止父亲与绫卿的恋情而费尽心机,她母亲为阻止女儿的乱伦,成全了丈夫的婚外恋。这是一个女儿不像女儿,母亲不像母亲,妻子不像妻子的疯狂世界。《花调》中的川嫦被病魔吞食,像只“冷而白的大蜘蛛”,人们用骇异的眼光看她,眼睛里没有悲悯,多么像卡夫卡《变形记》中人性的冷漠,郑夫人害怕自己拿钱给女儿治病,会暴露自己有私房钱,居然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走向死亡。《金锁记》中小叔借爱情的名义骗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哥哥用完了妹妹的钱,《创世纪》中孙子哄祖母的钱,《多少恨》中父亲榨光了女儿可怜的几个薪水……这不是简单的封建宗法制的迫害,而是无论哪个时代都会有的人性苍凉。

最为苍凉的是女性的处境未必是外部强加给他的力量,而是内化成的自己的一种心理欲求。白流苏与范柳原玩着“爱情游戏”,范柳原的一句“乞来港”,就让她失控落泪,感觉老了两年,把女性从属的、屈辱的处境演绎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的作品启示人们:女性的悲剧是内在的,她们的灵魂都深深浸透着依靠金钱、男人、婚姻的女奴意识。无论哪个时代,女奴自己不觉醒,悲剧是在所难免的,轻叹一声“止于苍凉”。

三、张爱玲独特的女性书写和大雅大俗的特点

(一) 身世影响下,文学走雅俗共赏的道路

张爱玲的写作深受身世影响。她生活在没落的官僚家庭,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的人物,有旧式的文化修养,会吟诗作赋,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她三岁就会背唐诗,从小学英文,深受《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滋养。母亲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母亲给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播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长大后张爱玲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大学教育,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方化的,这些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爱玲始终没有成为母亲所希望的淑女,却成为大都市自食其力的市民,她像普通上海女人一样喜欢美食美衣,也

酷爱街头小报。她骨子里有着贵族血统的骄傲,但为了生计和作品销量又只得迎合读者的需要,走一条雅俗共赏的道路^{[1]95}。

(二) 赵树理和张爱玲文学上“大雅大俗”的对比

赵树理和张爱玲都是40年代畅销小说的作家,都是迎合时代要求,在极短的时间红极一时,走雅俗共赏的道路。赵树理的小说受众是农民,“文艺为大众服务”,承传“说书”的传统,运用农村民间的、口头的“板话”体,反映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翻身解放。张爱玲的小说受众是市民,以“言情”为主,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中西文化杂糅,是“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

赵树理是山药蛋派作家的鼻祖,他一方面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受过“文坛”巨匠鲁迅、郭沫若的影响,另一方面喜欢和农村老百姓亲密接触,生活上像个地道的农民,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考虑落后的受众审美心理和接受水平,他的小说以内容的时代性和趋时性,艺术上的通俗性和大众性作为解放区文学界倡导的“赵树理方向”,成为40年代中国文坛构建起来的里程碑。

张爱玲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她写的内容是新的,但是承传了传统的章回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手法与韵味,她的小说是通俗的,类似鸳鸯蝴蝶派,但艺术之精湛又不是一般流行作品能比拟。

张爱玲小说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像《金锁记》中主题的发掘、人物的塑造、纷呈的意象、心理描写的运用,一方面充分运用音乐、绘画、历史等多方面修养,另一方面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令傅雷大为赞赏。在她的笔下,人物的心理反应与感官印象往往具有同步的性质,感观捕捉到的意象几乎是直接展示特定的心理内容。采用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写意识的流动,人物内心活动本身是无序的,作者巧妙地把它赋予一种秩序——非逻辑的秩序。形成一种新旧交织、雅俗共赏、中西杂糅的独特风格,张爱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她的“创新”与“袭旧”,但是创新却有“文胜质”的弊病,袭旧使她的作品真实性和结构平衡受到了影响。

(三) 女作家独特视角下的细节描写

在古典小说中,比如《红楼梦》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与题旨无关的细节描述,如服饰、饮食、生活起居或诗词等。细节的描述也一向视为现代文学女性文体的特征,但在左翼文学中却遭到激烈的

反对。茅盾认为这类小说是在“记账”，不是在“描写”，他认为作家应当抓主要动作情景去写，以表现人的内心活动，他的观点代表的是男性的语言价值观，用革命化的情节阉割生活的情节。依丽格瑞·露丝在《非一的性别》中指出男性的语言和身体一样，是以阳具为代表的“一”为中心，是理智的。女性语言是和她们身体一样，不是“一”为中心，是比较散漫的、散发性的，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智的。

张爱玲钟爱《红楼梦》，它本身就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作为女作家，从女性角度看它的题材无非是“言情”和“家事”，张爱玲在语言风格、写实手法和审美情趣多方面深受其熏染。她曾经这样评论《红楼梦》：“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她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烬余录》）。

《创世纪》中三代同堂的紫薇家，大红铜金花的“汤杯”、红木家具、朱漆描金的箱笼，箱笼里的陪嫁，灰鼠、灰背、银鼠、貂皮袍子、猞猁女袄……《金锁记》所描绘的封建贵族之家礼仪、习俗、服饰、器物、禁忌等，宛如一幅年深日久绮丽迷人的工笔长卷画。她的身世使她谙熟古老中国的生活方

式，她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使文字左右逢源，她受的西式教育又可以使她借洋人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一番反省。男作家少有如此细腻老到的描绘，女作家少有如此新颖别致的才情，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4][13]}。

张爱玲的独特性，固然源于她特异的禀赋和气质，以及身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她一直以女性的视角书写，既有自我全然投入其中的深刻的内心体验，悲天悯人，同时又能保持超然的关照态度，洞见芸芸众生的苍凉百态，使她在现代文学史上卓尔不群。

参考文献

- [1] 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自学指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3.
- [2] 金宏达.张爱玲文集(1~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3] 王寅.盖棺论不定张爱玲——王德威谈《雷峰塔》和《易经》.[EB/OL].[2011-06-21].<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ZSF200704010.htm>.
- [4] 余斌.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7.
- [5] 李彦萍.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 [6] 胡辛.我爱她们——以另一种方式论女性[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

Zhang Ai-ling's Unique Perspective on Female

CAO Chen-guang WANG Li-bin

(Shanxi Jinzh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n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Zhang Ailing's unique perspective on female comparison with male novelists in the same period,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at Zhang Ai-ling had special preference to the urban civilization. Her novels are dedicated to digging female's servility consciousness and humanity and showing sympathize on female's desolated fate. Compared with the another novelist Zhao Shuli, her novels were affected deeply by her fate, which are combination of old novels and modern interests.

Key words female; desolated fate; urban civilization; suiting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编辑 刘波